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八

太宗平內難

唐高祖武德五年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游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上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或言蒸於張婕妤尹德妃宮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時東宮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奪人田宅恣為非法有司不敢詰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

道鑑卷二十八

七

六

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閱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為其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好求之於上上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許於上曰敕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上遂發怒責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它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見父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昔日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僮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復怒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為汝左右

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辯析，上終不信。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歔流涕。上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為秦王所容，無子遺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上為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踈，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頰之兄子也。

七年，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

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驍三長林兵，又密使右虞侯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為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諫可達志於雋州。慶州都督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暮勸之，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官屬於毛鷲賓堡，以十餘騎往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飼

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夏六月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賢子敢為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宮官屬將卒繼至者皆令三十人為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之營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雋州挺沖之于也初洛陽既平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建成益為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

秋七月揚文幹襲陷寧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秦

王世民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為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宇文穎誅之上欲徙都以避突厥秦王世民諫止之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搃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灋司案驗

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九年夏六月丁巳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榮陽張亮將左右工保等千餘人之洛陽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上幸西宮問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

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上下曰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邇吾思汝即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訐世民於上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

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并以書招之曰願迓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以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旣而元吉使壯士夜刺

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卧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摠管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尚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車騎將軍三水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摠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

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暉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暉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為憂大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為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宮

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寶蓋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柰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灑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

可斷其首以來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弈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官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

下為木枝所絀隊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君弘顯雋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將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官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為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

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出，宣敕眾，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為太弟，故元吉為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

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二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太宗易太子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太宗即皇帝位

冬十月癸亥

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生八年矣

太宗貞觀七年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十三年太子承乾頗以遊畋廢學右庶子張玄素諫不聽

十四年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禁中擊鼓玄素叩閤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旦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五

五十四

六

十五年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志寧上書以為自易牙以來宦官覆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拓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君親者

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閭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上又令秦徙居武德殿魏徵上跡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時人不以為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秦歸第

夏

六月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為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況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令戶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秋八月丁酉上曰當

今國家何事為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徵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也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

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輒迎拜斂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荅不暇宮省祕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鑪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爲一落辮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卧於地衆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髮面良久太子欬起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爲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上嘉之賜二人金帛以風勵太子仍遷志寧爲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漢王元昌曰所爲多不法

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爲二隊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氊甲操竹稍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爲娛樂有不用命者披樹擗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人營與漢王分將觀其戰鬥豈不樂哉又曰我爲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衆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爲上嗣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爲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與同卧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諂讓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

心不已於宮中御名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
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
數月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吏部
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
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
豐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又曰
魏王為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若有敕召宜密為之備
太子大然之厚賂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儼使詞上
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為之力戰上以為忠
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
且曰彼見上側有美人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
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母曰長廣公主駙馬都尉杜
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公主皆為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凡同

通鑑第二十八

十一

六十三

十一

謀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引兵入
西宮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
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
謂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
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
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房玄齡蕭
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
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
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乙酉詔廢太子承
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曰死羣臣固爭乃賜
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
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
免為庶人餘當連坐者悉赦之信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

以紇干承基為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侯君集被收賀
蘭楚石復詣闕告其事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令刀筆吏辱公
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承乾往
來啓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
乎羣臣以為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君集亦自
投于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蹉跌至此
然事陛下於藩邸擊取二國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
及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初上使
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
靖獨教臣以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
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
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志大而
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

志以臣觀之必將為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
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耶及君集反誅上乃謝
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愍之賜奴婢以養之
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而許立為太子岑文本
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
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
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
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
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
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
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
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
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

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如何。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為選諸子為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眾皆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敕門司盡辟其騎。引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丙戌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輔三日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太宗平突厥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秋八月。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眾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吐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吐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為始畢所寵任。矩詐與為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為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

壬申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癸酉突厥圍鴈門
上下惶怖撤民屋以為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
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鴈門崞不下突厥
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衛大將
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
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尚
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
以挫其銳坐徻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
遼厚為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為突厥
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
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
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
衆心皆安人自為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為賞

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
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勲勞乃
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司以次增益使
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衆皆踊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甲申詔
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
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為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
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
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
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
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畢
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
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十二年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

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疆兩軍衆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
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
伺便擊之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

恭帝義寧元年夏五月突厥數萬衆寇晉陽唐公李淵舉兵劉
文靜說淵結突厥為援告突厥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使康鞠
利送馬千匹為互市 劉文靜使突厥請兵秋八月劉文靜以

突厥兵五百馬二千匹來至

事並見高祖與唐

唐高祖武德元年 初五原通守櫟陽張長遜以中原大亂舉
郡附突厥突厥以為割利特勒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
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啓民可汗之子吐苾號莫賀咄設建牙
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莫賀咄設許之唐王
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且為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莫
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夏

通鑑卷二十八

十一

六

吳中

四月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即以長遜為五原太守長
遜又詐為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
等不納其使 五月辛未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勤來

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疆
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
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
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之 秋九月上遣從子襄武公琛

太常卿鄭元璠以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祿
特勤來 冬十月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坐以寵之

二年閏二月突厥始畢可汗將其衆度河至夏州梁師都發
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會始畢卒子
什鉢苾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設為處羅可汗處羅以什鉢
苾為尼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侯將軍高

靜奉幣使於始畢至豐州聞始畢卒敕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摠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為朝廷致賻突厥乃還

夏六月己酉突厥遣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舉哀于長樂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

秋八月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行軍摠管段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摠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餘里破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三年秋七月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軍摠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九月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摠管楊恭仁擊之為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

冬十一月梁師都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為

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既亡天下將悉為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為師都請為鄉導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厥利可汗與奚靄契丹靺鞨入自幽州會竇建德之師自滏口西入會于晉絳莫賀咄者處羅之弟咄苾也突厥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苾也處羅又欲取并州以居楊政道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賀咄設號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告處羅之喪上禮之如始畢之喪

十二月突厥倫特勤在并州大為民患并州摠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

四年春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為燕州摠管 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妻隋義成公

主公主從弟善經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昔啓民爲兄弟所逼脫身犇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揚政道以伐之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 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擊却之 夏四月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鴈門李大恩擊走之 戊申突厥寇并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表裏寇并州上遣太常卿鄭元璿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遇疾卒國人疑元璿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瓌不從亦留之又留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 五月

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將擊之叔良中流矢師旋六月戊子卒於道 秋八月癸卯突厥寇代州摠管李大恩遣

行軍摠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辰進圍崞縣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衆少據城自守突厥不敢逼月餘引去

九月突厥寇并州遣左屯衛大將軍竇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摠管尉遲敬德等擊之 甲申靈州摠管楊師道擊突厥破之師道恭仁之弟也 高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爲寇恒定幽易咸被其患

五年春二月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昏頡利乃遣漢陽公瓌鄭元璿長孫順德等還庚子復遣使來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執寒阿史那德等還并州摠管劉世讓屯鴈門頡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不克月餘乃還 夏四月壬

申代州摠管定襄王李大恩爲突厥所殺先是大恩奏稱突厥饑饉馬邑可取詔殿內少監獨孤晟將兵與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頡利可

汗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未至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衆潰而死上惜之獨孤晟坐減死徙邊 五月突厥寇忻州李高遷擊破之

秋八月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摠管李子和將兵拒之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鴈門己未寇并州別遣兵寇原州庚申命太子出幽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禦之李子和趨雲中掩擊可汗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辛酉上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與戰孰利大常卿鄭元壽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己巳并州大摠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顛破突厥斬首五千餘級 丙子突厥寇廉州戊寅陷大震關上遣鄭元壽詣

通鑑卷六十八

五

二十一

吳仲

頡利是時突利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壽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頡利頗慙元壽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壽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 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弘州摠管宇文歆靈州摠管揚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師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崗鎮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壬寅定州摠管雙士洛等擊突厥於恒山之南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 冬十一月乙酉封略陽道宗爲郡王道宗爲靈州摠管梁師都遣弟洛見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連結遣其郁射設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

六年夏五月丙申梁師都將卒獠兒引突厥寇林川 戊戌苑君璋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李寶言擊走之 癸卯高開

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將兵邀擊破之 六月戊午高滿政

以馬邑來降先是前并州摠管劉世讓除廣州摠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為寇良以馬邑為之中頓

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

然其計曰非公誰為勇將即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璋高滿政說君璋盡

殺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從滿政因眾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之亡奔突厥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壬戌梁師都以突厥寇斥州 丁卯苑君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為朔州摠管封榮國公

通鑑卷第二十八

二十一

下

夫伊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於臘河谷破之 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

李高遷為虜所敗行軍摠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將兵屯北邊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備突厥八月甲辰突厥寇真

州又寇馬邑 己未突厥寇原州 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鎮癸酉又寇渭州 九月庚寅突厥寇幽州 壬寅高開

道引突厥二萬騎寇幽州 突厥惡弘農公劉世讓為己患遣其臣曹般隨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為亂上信之冬十月丙

午殺世讓籍沒其家 秦王世民猶在并州己未詔世民引軍還 初上遣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摠管高滿政守馬

邑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千人斬關宵遁虜邀之失亡者

半頡利自帥眾攻城滿政出兵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

軍揔管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還保崞城會頡利遣使
求婚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頡利欲解兵義成公主固請
攻之頡利以高開道善為攻具召開道與之攻馬邑甚急頡利
誘滿政使降滿政罵之糧且盡救兵未至滿政欲潰圍走朔州
右虞候杜士遠以虜兵盛恐不免壬戌殺滿政降於突厥苑君
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上以滿政子玄積
為上柱國襲爵丁卯突厥復請和親以馬邑歸唐上以將軍秦
武通為朔州揔管 突厥數為邊患并州大揔管府長史竇靜
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不許靜切論不
已敕愷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
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揔管靜
抗之子也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
從之 十二月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擊走之

七年春三月丁酉突厥寇原州

夏五月辛未寇朔州

六月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擊破之

秋七月己

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揔管秦武通擊却之

戊寅突厥寇

原州遣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邀其
歸路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 癸未突厥寇

陰盤 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

或說上曰突厥

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
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
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
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
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柰
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彼
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

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口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賢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虛言也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苑君璋引突厥寇胡州八月戊辰突厥寇原

州二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却之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噐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爲憂世民與虜遇於幽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惟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

通鑑第七十八

二十一

六十七

吳

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鬪獨出與我鬪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它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棄將何復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

於杜陽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上引升御榻慰勞之

思貌 類胡不類突厥故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歷處羅頡利

世常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既入朝賜爵和順王 丁

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 九月癸卯突厥寇綏州都

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 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八年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為寇不已辛亥

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為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

厥甲寅涼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襲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

擊破之 夏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及彈箏

碛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丙戌頡利可汗寇靈

州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為行軍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郎

溫彥博為長史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秋七月甲辰上謂

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

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 丙辰代州都督蘭暮與突厥戰

於新城不利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遷趨大谷以禦

之丁巳命秦王屯蒲州以備突厥 八月壬戌突厥踰石

嶺寇并州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沁韓三州 詔安州大都督

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頡利可汗將

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

太谷全軍皆沒瑾脫身犇李靖行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虜

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

庚辰突厥寇靈州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丙戌突

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

厥沒賀咄設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蘭暮擊破之 丙午

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 突厥寇

蘭州 冬十月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 十一月

戊戌突厥寇彭州

九年春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

三月辛亥突厥寇靈州 癸丑南海公歐陽胤奉使在突厥帥

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

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

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

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碛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癸未突厥

寇西會州 五月戊戌突厥寇秦州 突厥寇蘭州

六月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

秋七月己丑柴紹破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

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 癸亥詔傳位於太子甲子太宗

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 初稽胡酋長劉仝成帥衆降梁師

都師都信讒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師都浸衰弱乃朝

于突厥為之畫策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

萬騎寇涇州進至武功京師戒嚴 己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

涇州道行軍摠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

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

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

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

遺金帛前後無筭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

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

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

愈肆馮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

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

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

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

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孰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弟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犇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愴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豐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通鑑卷二百一十八
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

所掠中國戶口徭溫彥博還朝丁未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

太宗貞觀元年夏五月苑君璋帥衆來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退保恒安其衆皆中國人多棄君璋來降君璋懼

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君璋請約契上皇遣鴈門人元普賜之金券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君璋猶豫未決恒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恒安地險城堅突厥方疆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送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上以君璋為隰州都督芮國公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踈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初西突厥曷薩

那可汗方疆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敕勒相帥叛之附于頡利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叛之頡利不能制事見唐平鐵勒頡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二年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衆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犇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

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鄉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夏四月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與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

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犇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卧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其地為夏州 秋九月己未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郭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郭塞乎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

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塔禮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糒糧乏絕四也頡利踈其俗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可汗旣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衆來降 冬十一

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甘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捕虜千餘口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

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庚寅突厥都射設帥所部來降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乙亥至京師先是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啓於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鞫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彊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旣往之事何須問也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

戰於白道大破之

二月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

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于鐵山餘衆尚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見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柰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斤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三月戊辰以

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為右武侯大將軍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衆四萬來降丙子以突利可汗為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啓民母弟蘇尼失為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携貳突利之來犇也頡利立之為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犇吐谷渾大同道行軍揔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萊谷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揔管張寶相帥衆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之地遂空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

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疆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為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大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陁或西徠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

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臣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為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以為徙於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虚之地使為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

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氐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北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五月辛未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啓民挺身犇隋隋立以為大可汗奄有北荒爾父始畢反為隋患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懲啓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為都督爾宜善

守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未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為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侯大將軍尋以為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衆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柰為豐州都督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

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為北撫州都督壬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為北安州都督 秋八月戊午突厥欲谷設來降欲谷設

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犇高昌聞突利為唐所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屬七城來降因以其地置伊西州

五年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

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

六年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
備上見而憐之以號州地多麋鹿可以遊獵乃以頡利為號州
刺史頡利辭不願往冬十月癸未復以為右衛大將軍

七年冬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
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
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
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
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
十年春正月辛丑以突厥拓設阿史那社爾為左驍衛大將軍
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為拓設建牙
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斂諸

設或鄙其不能為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於我足矣諸設慙服
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將其餘眾走保西陲頡
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詐往降之
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眾十餘萬自稱答布可汗社
爾乃謂諸部曰首為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為先可汗報
仇擊滅之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鎮撫今遽捨之遠去
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
日會唃利失可汗立社爾之眾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薛延
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
西突厥之逼遂帥眾來降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於
長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典屯兵於苑內

十三年 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
郎將居家無賴怨突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又

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洽四鼓出宮開門辟仗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四月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鶻夜伏於宮外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于嶺表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詔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為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復立為可汗願萬世子孫恒事陛下又遣禮部尚書趙郡

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為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又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十四年春三月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突厥候利苾可汗始帥部落濟河建牙於故定襄城有戶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為部落之長願子子孫孫為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徙家屬入長城詔許之 冬十月并州大都督長史

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薛

延陁合兵二十萬擊突厥侯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上命發兵與李思摩共為犄角唐兵縱擊

薛延陁追至漠北

事見唐平鐵勒

十八年初遣突厥侯利苾北度河有衆十萬勝兵四萬人侯利苾不能撫御衆不愜服十一月戊午悉棄侯利苾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以為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立感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狄為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且

通鑑卷第二十八

三十四 五九二

唐紀

彼與薛延陁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陁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顧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侯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為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衆欲奉以為大可汗時薛延陁方彊車鼻不敢當帥其衆歸之或說薛延陁車鼻貴種有勇略為衆所附恐為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陁遣數千騎追之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衆稍稍歸之數年間勝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陁及薛延陁敗車鼻執益張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又請身自入朝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為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

二十三年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

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其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

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蘇農等六州隸定襄都督府

高宗永徽元年夏六月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至金山擒之以歸其衆皆降

秋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將軍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以

高侃為衛將軍於是突厥盡為封內之臣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領瀚海金微新梨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

唐平鐵勒

唐太宗貞觀元年 初突厥既疆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

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

通鑑卷之二一八

三二五 五十四

唐紀

契苾白雷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薛延陀於諸部為最彊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疆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共推契苾哥楞為易勿真莫賀可汗居貪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為也唎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匱可汗兵復振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帥其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利可汗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為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設頡利不能制

二年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

男為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開道齎冊書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雷諸部落皆屬焉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遣其弟特勒入貢

事見唐平突厥

十二年 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空虚薛延陀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捷山北獨邏水南勝兵二十萬亡其二子拔酌頡利苾主南北部上以其疆盛恐後難制秋九月癸亥拜其二子皆為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十三年秋七月詔李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突厥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大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

大正十九

通鑑卷六十八

廿六

劉九

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度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為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踰分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

十五年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度設發同羅僕骨迴紇靺鞨雷等兵合三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十一月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精兵及奚雪貝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為朔州道行軍總管將

兵六萬騎千二百屯羽方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為靈州道行軍
總管將士四萬騎五千屯靈武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將兵一
萬七千為慶州道行軍總管出塞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
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疆威踰
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
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義不速退吾已
敕思摩燒雜秋草使糧糗口盡與無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齧
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為犄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
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十二月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

與突厥和親司馬李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初薛延陀擊西
突厥沙鉢羅又怛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
步戰使五人為三一人執馬四八前戰戰勝則擲以馬追奔於
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其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

大度單七

通鑑卷九十八

廿七

列九

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塞浹漲天大度設懼將其
衆自赤柯灤北走世勣還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
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陳
亘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
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矜直前衝
之薛延陀衆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
失馬不知所為唐兵縱擊斬首二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
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
九李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州兵追之
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
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為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疆踰
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
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

十六年秋九月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孰
俟斤來請昏獻馬三千貂皮二萬八千馬腦鏡一

冬十

月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彊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
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
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
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始臧夫人及弟賀蘭州
都督沙門皆在涼州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
彊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王上厚恩如是柰何遽為
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
於親我志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真珠牙帳前
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女而受屈虜庭天地
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上聞
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
陀猶魚趨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
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為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
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
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十七年閏六月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
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
大饗羣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賚甚厚契苾何力上
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為天子而食言乎
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
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
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昏其下復攜貳不過一
二年必病死兩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徼真珠可
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

諫曰脫爲所留悔之無及真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
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
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庫廩真珠調斂諸部往返
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爲聘財
未備而與爲昏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
追還三使褚遂良上疏以爲薛延陀本一俟斤陛下盪平沙塞
萬里蕭條餘寇無波須有酋長墾書鼓蠢立爲可汗比者復降
鴻私許其婚媾西告吐蕃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
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夷宴樂終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
一文凡在舍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
爲國家惜茲聲聽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旣生必上邊患彼
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
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
欣然負之無力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筭
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
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
多言國家旣許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
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疆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
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疆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
騎數萬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爲
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僕骨
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併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
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
服戎狄人回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爲害今吾絕其昏殺
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弟志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

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彊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十八年 初上遣突厥侯利苾可汗北度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豫蓄輕騎於漠北欲擊之上遣使戒敕無得相攻真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為至尊克之當前剪為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為至尊誅之自是數相攻

十九年上之將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為寇宜亟來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真珠啗以厚利真珠懼服不敢動九月壬申真珠卒上為

之發哀初真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為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嫡子拔灼為肆葉護可汗居西方統薛延陀詔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灼不協真珠卒來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圖己先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 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上遣左武侯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偽退誘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薛延陀大敗追奔六百餘里耀威磧北而還多彌復發兵寇夏州十二月己未敕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鎮勝州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寧鹽慶五州兵

鎮靈州又今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
陀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
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可汗輕騎遁走部
曲騷然矣 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
臣專用已所親昵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
長吐迷度與僕骨同羅共擊之多彌大敗夏六月乙亥詔以江
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
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
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
道並進以擊薛延陀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遇薛延
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中驚擾曰
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回紇

攻而殺之并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侯斤互相攻擊爭遣使
來歸命薛延陀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吐
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
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敕勒九姓酋
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聞吐摩支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為
磧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敕勒共圖之上戒世勣曰降
則撫之叛則討之己丑上手詔以薛延陀破滅其敕勒諸部或
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
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 李世勣至鬱督軍山其酋長梯真
達官帥衆來降薛延陀吐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通事舍人蕭
嗣業往招慰吐摩支詣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勣縱兵追
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吐摩支至京師
拜右武衛大將軍 八月己巳上行幸靈州 江夏王道宗兵

既度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衆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犇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庚午車駕至浮陽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為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詔迴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次壽報使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同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侯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爲奴等

爲可汗子子孫常爲天尊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冬十二月戊寅迴紇侯利發吐迷度僕骨侯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侯斤末拔野古侯利發屈利失同羅侯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雪酋長皆來朝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命有司厚加給待每五日一會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詔以迴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渾爲臯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爲雞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蹕林州白雪爲賓顏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爲唐民往來天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南

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為表疏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迴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夏四月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臯蘭等七州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為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為獻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六月丁丑詔以隋末喪亂邊民為戎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贖還

二十二年秋八月辛未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陀餘寇 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母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皆突厥車鼻可汗之婿也相與謀殺吐迷度

通鑑卷二百一十八

四十三

卷一百一十八

以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為瀚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斬之以聞上恐迴紇部落離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遣 冬十月甲戌以迴紇吐

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婆閏為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瀚海都督

高宗龍朔元年冬十月回紇酋長婆閏卒姪比粟毒代領其眾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摠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為副鴻臚卿蕭嗣業為仙萼道行軍摠管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為副將兵討之審禮德威之子也

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聞唐兵將至合眾一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

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阮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屯前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夫山聞仁泰等將至皆迎降仁泰等縱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士虜相帥遠遁將軍楊志追之爲虜所敗候騎告仁泰虜輜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將輕騎萬四千倍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棄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軍還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文泰等誅殺已降使虜逃散不撫士卒不計資糧遂使骸骨蔽野棄甲資寇自聖朝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雖矜所得不補所喪並請付瀆司推科詔以功贖罪皆釋之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其餘衆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

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九姓遂定

三年春正月左武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悉平之

二月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以磧爲境磧北州府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

總章二年秋八月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爲安北都護府

唐平西突厥

隋煬帝大業元年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爲葉護可汗所虜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處羅多居

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用鐵勒者匈奴之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固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為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為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又并薛延陀俟斤字也啞為小可汗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三年冬十月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塞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帝使裴矩慰撫之

四年春正月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詔書慰諭之處羅見君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之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為二每歲交

兵積數十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啓民舉其部落百萬之衆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共滅可汗耳羣臣咸欲從啓民之請天子既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柰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百使社稷為墟乎處羅瞿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隋君肅貢汗血馬

七年 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韋節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疆

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善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爲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緣道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羅來朝於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怏怏之色

八年春正月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爲三使其弟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寧又使特勒大柰別將餘衆居于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賜號曷娑那可汗賞賜甚厚

唐高祖武德元年冬十二月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來降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爲歸我王曷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二年秋七月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入貢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旣立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爲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

國北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
九月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北突
厥遣使請殺之上不許羣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為患
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迴久之不得已丙戌
引曷娑那於內殿宴飲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
八年夏四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謂裴矩曰西突
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寇方彊為國家
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胡利俟數年之
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遣高平王道立
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

太宗貞觀元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
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
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

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未成昏

二年冬十二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為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
是為莫賀咄戾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服弩矢畢部推泥孰莫
賀設為可汗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避莫賀咄之禍
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為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
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
定何得言昏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
勒先沒屬西突厥者皆叛之

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
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
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
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
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

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
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
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
也上從之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為眾所附莫
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歸之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
敗逃於金山為泥孰設所殺諸部兵推肆葉護為大可汗
六年秋七月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為薛延陀所
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有乙利可汗功最多肆葉護以非其族
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
陰欲圖之泥孰奔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肆葉護
輕騎奔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
遣使內附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因立咄陸為奚利邲咄陸可
汗

三十一

通鑑卷二十八

四一八

東

八年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為沙鉢羅唃利失
可汗

九年冬十月乙亥虬月初遣使入貢虬月虬密皆西突厥之別
部也

十二年 初西突厥唃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有酋長
一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
大啜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
通謂之十姓唃利失失眾心為其臣統吐屯所襲唃利失兵敗
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會
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唃利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
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既立與咄利失大戰
殺傷甚眾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唃
利失

十三年西突厥啞利失可汗之百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啞利失窮蹙逃犇鎩汗而死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護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咄陸建庭於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燭觸水昆等國皆附之以伊列水為境十四年侯君集之討高昌也西突厥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為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

十五年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為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為名耳使可汗得立

五二八

通鑑卷二一八

四一九

荷德必淺若不得立為怨實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來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疆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

十六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并其眾又擊吐火羅滅之自恃疆大遂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乙毗咄陸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犇至遏索山降處密之眾而歸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為聖王為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木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

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
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
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
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它人之手足柰何糜弊本
根以事無用之士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
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此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
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
孫負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不聽及西
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
今方自咎耳乙毗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虜獲甚多不
分與其下其將泥孰啜輒奪取之乙毗咄陸怒斬泥孰啜以徇
眾皆憤怨泥孰啜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眾散走保白
水胡城於是弩矢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詣
關請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上遣使齎書立莫賀咄之子為
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者
帥諸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乙毗咄陸出兵擊之乙毗射
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
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咄陸自知不為眾所附乃西奔吐
火羅

二十年夏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昏
上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踈勒朱俱波葱嶺五國以為聘禮

二十二年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以阿史那賀魯為葉護
居多邏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始蘇歌邏祿失
畢五姓之眾乙毗咄陸犇吐火羅乙毗射匱可汗遣兵迫逐之
部落亡散夏四月乙亥賀魯帥其餘眾數千帳內屬詔處之於
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賀魯聞唐兵討龜茲請為鄉導仍

從數十騎入朝上以為崑丘道行軍摠管厚宴賜而遣之
冬十二月戊寅以崑丘道行軍摠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
為泥伏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
二十三年春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都護戊子以左
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瑤池都督

高宗永徽二年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招集離散
廬帳漸盛聞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駱弘義知其
謀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寶明說賀魯令長
子啞運入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啞運乃說其父擁
眾西走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眾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號
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啜努失畢五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與
乙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啞運為
莫賀咄葉護焉老皇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夏

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

秋七月西突厥

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殺略數千人詔左
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
摠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侯將軍薛孤吳仁為副發秦成
岐雍府兵三萬人及迴紇五萬騎以討之 冬十二月壬

子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撫使單道惠與突厥賀魯相結

三年春正月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孤注於
牢山孤注夜遁建方使副摠管高德逸輕騎追之行五百餘里
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

四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卒其子頡苾達度設號真珠葉護
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共擊沙鉢羅破之斬首千
餘級

五年閏四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州

六年夏六月癸未以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葱山道行軍大
摠管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西突厥頡苾達度設數遣使
請兵討沙鉢羅可汗冬十一月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冊拜頡
苾達度設為可汗禮臣至碎葉城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前頡
苾達度設部落多為沙鉢羅所併餘衆寡弱不為諸姓所附禮
臣竟不冊拜而歸

顯慶元年秋八月辛丑葱山道行軍摠管程知節擊西突厥與
歌邏祿處月二部戰於榆慕谷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摠管周
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斬首三萬級

冬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
施等二萬餘騎繼至前軍摠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
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綿亘山
野不可勝計副大摠管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節曰今茲雖云

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成敗之灋耳何急而為此自
今常結方陳置輜重在內遇賊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
旨以知節恃勇輕敵委文度為之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士卒
終日跨馬被甲結陣不勝疲頓馬多瘦死定方言於知節曰出
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賊必敗懦怯如此何以
立功且主上以公為大將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令事必不然
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羣胡歸附文度曰
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為賊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
乃自為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
文度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官
二年春閏正月庚戌以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摠
管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發迴紇等兵自北
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嗣業鉅之子也初右衛大將軍阿史

那彌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帥衆來降至是詔以彌射步真爲沱沙安撫大使自南道招集舊衆 冬十二月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右領軍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賀魯爲賀魯所破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賀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賚使彼明知賀魯爲賊而大唐爲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共擊賀魯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定方將唐兵及迴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攢稍外向自將騎兵陳於北原沙鉢羅先攻步軍三衝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衆來降沙鉢羅

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時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陸部落聞沙鉢羅敗皆詣步真降定方乃命蕭嗣業迴紇婆閩將胡兵趨邪羅斯川追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將新附之衆繼之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蹋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衆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兵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沙鉢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燾沙鉢羅與其子咥運壻間啜等脫走趣石國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爲沙鉢羅所掠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軍還沙鉢羅至石國西北蘇咄城人馬飢乏遣人齎珍寶入城市馬城主伊沮達官詐以酒食

出迎誘之入閉門執之送于石國蕭嗣業至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授之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為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真為左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咄陸失畢部落遣光祿卿盧承慶持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真與承慶據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三年阿史那賀魯既被擒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為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冬十一月甲午獻于昭陵赦免其死分其種落為六都督府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賀魯尋死葬於頡利墓側

四年春三月壬午西突厥興昔亡可汗與真珠護葉戰于雙河

斬真珠護葉

龍朔二年冬十二月颶海道摠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至興昔亡之境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謂海政曰彌射謀反請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集軍吏謀曰彌射若反我輩無噍類不如先事誅之乃矯稱敕令大摠管齎帛數萬段賜可汗及諸酋長興昔亡帥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鼠尼施拔塞幹兩部亡走海政與繼往絕追討平之軍還至疎勒南弓月部復引吐蕃之眾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皆以興昔亡為冤各有離心繼往絕尋卒十姓無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收其餘眾附於吐蕃

咸亨二年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匭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陸之眾

四年冬十二月丙午弓月踈勒二王來降西突厥興昔亡可汗
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蘇定方之西討也擒阿悉
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麴共攻踈勒降之上遣鴻臚卿
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踈勒皆入朝上赦其
罪遣歸國

調露元年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
匄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
曰吐蕃為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
卒其子泥洹師為質在京師宜遣使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
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仍為安
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為已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
永淳元年春二月西突厥阿史那車薄帥十姓及三月以裴行儉
帥右金吾將軍閻懷且等三摠管分道討西突厥師未行行儉死夏四

通鑑卷二十八

三十五

五十四

以明

月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
於伊麗水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麴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
翼與戰於熱海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
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
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
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麴大破之擒其酋長三
百人西突厥遂平閻懷且等竟不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徵入
議邊事上見方翼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對執海苦戰之狀上
視瘡歎息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 初西突厥興昔亡繼往絕可汗既死十
姓無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興昔亡之子左豹韜衛翊府中
郎將元慶為左王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襲興昔亡可汗押五
咄陸部落

二年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繼往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為右王
鈐衛將軍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天授元年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
盡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眾六七萬人入居內
地拜左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

聖曆二年秋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遣侍
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

久視元年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為平西軍大總管
鎮碎葉

長安三年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
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眾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
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後攻陷碎葉
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眾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烏質勒悉併其地

通鑑卷二百八

五十六 五十四

八明

四年春正月冊拜阿史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懷道無妻

中宗龍神二年春正月甲戌以突騎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

冬十二月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

事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

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副使

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

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卧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

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襲鹿州都督懷德王

景龍二年冬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殺唐

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弩等帥眾犯塞初娑葛既代

烏質勒統眾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眾弱不

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

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

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
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
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
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
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人時
爲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元
振聞其謀上疏以爲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爲求十姓四鎮之
地不獲故耳比者息兵請和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
多內難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來自昵使其國小
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
吐蕃導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
四鎮兵疲弊勢未能爲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
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

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今若破
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疎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
娑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
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爲後患
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
懷十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倭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
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爲可汗欲以招撫十
姓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
動衆雖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疎遠於其父兄乎
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
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
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
倭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疆寇爲援虔瓘等恣爲侵掠

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爲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
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
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
安以臣愚揣之實爲非計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
撫忠節待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爲安西副都
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
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
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踈勒入寇元振在踈勒柵於
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
節殺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而殺之 癸未牛師
獎與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
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怛代郭元振
統衆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

葛娑葛遺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讎闕啜宗尚書受闕啜
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豈得坐而待死
又聞史獻欲來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
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
聞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怛竟坐涼白州復以
元振代以怛赦娑葛罪冊爲十四姓可汗

三年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庚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
睿宗景雲二年冬十二月癸卯以興昔士可汗阿史那獻爲招
慰十姓使

玄宗開元二年 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己亥磧西節
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鎮擒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
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怛所分部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
請爲鄉導以伐守忠默啜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弩

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

三年突騎施守忠既死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衆為之首長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是歲以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四年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為可汗

五年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衆侵博雖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秋七月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石城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六年夏五月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

七年冬十月壬子冊拜突騎施蘇祿為忠順可汗

十年冬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嫁突騎施可汗蘇祿

十四年杜暹為安西都護突騎施金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立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會暹入朝趙頤貞代為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為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尋遣使入貢

十八年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樓突厥使者豫焉二使爭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目不可居我上突騎施曰今日之宴為我設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

二十三年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

二十四年春正月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騎施大破之
秋八月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

二十六年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
之不留私蓄由是衆樂爲用既尚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吐蕃
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爲可敦又立數子爲葉
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孿縮諸
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彊其部落又分爲黃姓
黑姓互相乖阻於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
與莫賀達干連謀旣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爲吐火仙
可汗以收其餘衆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
度使蓋嘉運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
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相與連
兵以拒唐

二十七年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
仙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遣踈勒
鎮守使夫蒙靈登與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
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髮之
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九月戊午處木昆鼠
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帥衆內附仍請徙居安西
管内

二十八年春三月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爲左
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爲十姓可汗從之
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爲交河公主 冬十一月突騎
施莫賀達干聞阿史那昕爲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
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爲可汗使統
突騎施之衆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

天寶元年夏四月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至俱蘭城為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蘇官都摩度來降六月乙未冊都摩度為三姓葉護

三載夏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晉討突騎施莫賀達干斬之更請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六月甲辰冊拜骨咄祿毗伽為十姓可汗

八載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撥為十姓可汗

十二載秋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蜜施為突騎施可汗

太宗討龜茲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節崑丘道行軍大摠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摠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

通鑑第二十八

六一

五六一

二十二年春三月甲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閒頗能料敵今崑丘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顛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失畢其次也

秋七月庚寅西突厥相屈

利嚟請帥所部從討龜茲

阿史那社爾引兵自焉耆之西

趨龜茲北境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遣兵道擊擒而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為焉耆王使修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葉城走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為前鋒左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顛帥眾五萬拒戰鋒刃甫接威引兵偽遁龜茲悉眾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將却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

龜茲王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社爾進軍攻之四旬閏月丁丑拔之擒布失畢及羯獵頭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為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死于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

衛郎將權祗甫詣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為主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為左武衛中郎將

高宗永徽元年 初阿史那社爾虜龜茲王布失畢立其弟為王唐兵既還其酋長爭立更相攻擊秋八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為龜茲王遣歸國撫其衆

顯慶元年秋八月乙巳龜茲王布失畢入朝

二年 初龜茲王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相那利私通布失畢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黨與互來告難上兩召之既至因那利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至龜茲東境泥

師城龜茲大將羯獵頭發衆拒之仍遣使降於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卒胄與羯獵頭戰大破之擒羯獵頭及其黨盡誅之乃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春正月戊申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爲龜茲王兼都督

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復爲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

太宗平高昌

唐高祖武德二年高昌王麴伯雅遣使入貢六年麴伯雅卒子文泰立太宗貞觀四年冬十二月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于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所過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

通鑑第二十八

六十三

五百三十八

允

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于已行上遽令止之

五年春正月癸酉上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於大安宮

六年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焉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

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多過絕西域朝貢伊吾先臣西突厥旣而內屬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頡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厥者或轉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

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于天雉伏于蒿猫遊于堂鼠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謂薛延陀云既爲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爲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間鄰國爲惡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爲軍導以擊高昌上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齋繒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 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

十四年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

兵則糧運不給三萬已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爲發疾卒子智盛立軍至柳谷訶者言文泰刻日將葬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獠兒爲前鋒夜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白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惟尚書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填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又爲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爲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

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秋八月癸酉開門
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
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劭
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
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
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
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
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
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以可
汗浮圖城為庭州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
兵鎮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於是唐地東
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
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戾君集之討高昌也遣
使約焉耆與之合勢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王破焉耆王詣軍門
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為高昌所奪君集奏并高昌所掠
焉耆民悉歸之

通鑑卷二十八

六十一

六十一

冬十二月丁酉戾君集獻俘于觀德殿

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智盛為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
高昌樂工以付太常增九部樂為十部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
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
集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
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
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
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
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
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日使智使
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

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辨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辨惟陷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遠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病虯頽行軍摠管趙元楷親以指露其膿而輿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括州刺史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摠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太宗平吐谷渾

通鑑卷二十一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六

唐高祖武德二年 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奔党項煬帝立其質子順為主使統餘衆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伏允復還收其故地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上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請順上遣之

太宗貞觀八年 初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為其子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絕昏伏允復遣兵寇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為西海道行軍摠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為赤水道行軍摠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以擊之 冬十月辛丑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

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渾驅牧馬而道

十一月丁亥

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為磧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為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甌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并突厥契苾之衆擊吐谷渾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

夏閏四月癸酉任城王道

宗敗吐谷渾於庫山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為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羣者段志玄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為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

通鑑卷二十一

六十一

二十一

李靖

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原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真谷其地無水人斃冰馬噉雪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 赤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為吐谷渾所圍兄弟皆中槍失馬步鬪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山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居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磧石山河源至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將犇于闐契苾何力欲追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

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
傾其巢穴邪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均乃引兵從之磧
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
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俘其妻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
海還與李靖軍合大寧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為侍子
於隋父不得歸伏允立它子為太子及歸意常怏怏會李靖破
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衆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
帥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衆散稍盡為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為
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復其國以慕容順為西平
郡王趙故呂烏甘豆可汗上慮順未能服其衆仍命李大亮將
精兵數千為其聲援吐谷渾甘豆可汗父質中國國人不附
竟為其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
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有
不奉詔者隨宜討之

十年春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頒曆行年號遣子
弟入侍並從之丁未以諾曷鉢為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
汗

十三年冬十二月己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為弘化
公主妻之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兵百二十襲擊吐
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
襲弘化公主劫其王諾曷鉢犇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犇鄯善
城其臣威信王以兵逆之故君買為之討誅宣王國人猶驚擾
遣戶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





